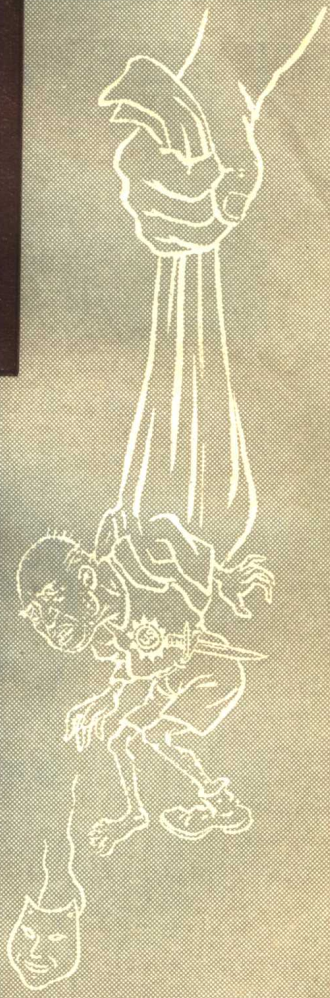
胡風反革命集团的醜恶嘴脸



2506

北京大众出版社

胡風反革命集团的醜惡嘴臉

仲文編寫

北京大众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

胡風反革命集团的醜惡嘴臉

仲　文　編　寫

（李濱声　丁午插圖）

*

北京大众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四南白塔寺廣智寺）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七〇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總經售

北京印刷廠印刷

*

(6002) 787″×1092″ 1/32·24/16 印張·44,000字

一九五六年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一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10,000册　定價：0.20元

編者的話

胡風反革命集团的假面具已經被完全揭穿了。胡風集团不是一个簡單的"文藝"集团，而是一个以"文藝"作为幌子的反革命政治集团。胡風和胡風集团中的許多骨幹分子很早以來就是帝國主义和蔣介石國民党的忠实走狗，他們和帝國主义國民党特务机關有密切联系，長期地伪裝革命，潛藏在進步人民內部，幹着反革命勾当。胡風集团在全國解放以前狂熱地把希望寄托在蔣介石反人民內战的勝利和人民革命力量的失敗上；而当蔣匪潰敗、全國解放以後，他們就潛伏在大陸上以更加陰險的兩面派手法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

胡風反革命集团被揭發後，激起了全國廣大人民羣众对反革命分子的極大的憤怒，要求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

为了帮助讀者認清胡風反革命集团分子的醜惡嘴臉，我們根据各報紙雜誌到一九五五年十月中为止已經揭露的胡風分子的材料通俗簡明地編成这本書。因为已公佈的現成材料有限，这裏揭發的只是二十个胡風反革命分子的部分罪行，因此本書內容是不够全面的，以後如有新的材料，將在再版時補充進去。

目錄排列次序基本上是按照地區劃分的。

目　錄

胡　風……1
路　翎……5
綠　原……8
謝　韜……11
牛　漢……14
呂　熒……17
阿　壠……21
蘆　甸……25
魯　藜……29
刘雪葦……32
賈植芳……36
張中曉……40
耿　庸……44
莊　湧……48
梅　林……51
歐陽莊……55
方　然……58
冀　汸……61
曾　卓……63
朱谷怀……66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胡　風

反革命头子胡風說他“追隨”革命二十多年。这是从一九三三年他在上海混入了“左联”時算起的。其实，像他这样“追隨”，算起來却有三十年，因为他在一九二五年就参加了中國共產主义青年团。曾經有人問以前那十年他在幹什麽？他就“嘿嘿嘿”乾笑一陣，或“王顧左右而言他”，掩飾过去。

奇怪！为什麽像胡風这样好吹噓“革命”歷史的人，竟不要这前十年的“光荣歷史”呢？原來，胡風别有來歷，他的眞正歷史講不得。

胡風原名張光人、張光瑩，又名谷非，地主惡霸家庭出身，而且一直就是站在地主階級立場上反对農民解放的。第一次國內革命战爭時期，他曾經加入过中國共產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他在北京，当時軍閥統治下的白色恐怖把他嚇昏

了，堅決退出了团。一九二六年回到他的家鄉湖北省蘄春縣，他又投机混到國民党縣党部（当時是國共合作時期）做了宣傳部長。当時領導縣党部的兩个常务委員都是共產党員，胡風别有用心地罵他們是“白面書生”、“官僚”。農民在共產党領導下起來打土豪、分田地，進行推翻封建地主階級殘酷統治的鬥爭時，胡風就叫“过火了”。他拉攏当時農民自衛隊隊長葉仕元（此人原是反動軍官，後到南京投向國民党），牽制我們的兵力。每当需要用武裝鎮压反革命時，胡風就指使葉仕元少出武裝应付一下，造成当時革命工作的損失。後來，胡風乾脆就投到國民党在江西的“剿共”軍隊中幹反共的政治工作。接着，胡風又依靠國民党反動头子方覚慧的帮助去日本“留学”。

胡風在日本“留学”的時候，幹了一些不可告人的勾当。他自吹与日本進步人士和上海左翼組織有联系，混進了当時很多留学生反对日本發動“九一八”事变的進步組織。另一方面，胡風却經常和屠殺湖北革命青年的劊子手陶鈞以及和蔣匪特务头子賀衷寒联系。後來，進步留学生的爱國运動遭到日本帝國主义的打擊，有的被捕入獄，有的被限制了自由，奇怪的是：胡風却被“釋放”回國了。

这就是胡風用“嘿嘿嘿”代表的前十年的眞正歷史的一部分。

那麼，他總不离口的“二十多年來”又是怎样“追隨”革命的呢？

胡風从日本回國後，一九三三年左右，在上海混進了“左联”。在“左联”，他造謠攻擊周揚、夏衍等同志，还挑撥魯迅先生和他們的關係。

当時，國民党大举進行“文化圍剿”，許多作家都遭到殘酷的迫害。做为“左联”負責人之一的胡風，不但沒有遭到迫害，

國人民投擲原子彈，並且劝告統治者們設法達到"死亡率的高度標準"。

很难說出在这些"理論"中哪种成份多些：卑鄙的仇恨人類还是謊言。大家知道，对人民各种需要的滿足决定於生產力發展的水平。現代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如果能够合理地使用，即消滅資本主義的無政府狀態、經濟危机、失業和战爭，那就可以滿足許多倍的人民的需要。根據許多經濟学家的統計，現代的全部生產力足以保証不是二十五億，而是八十到一百一十億人的生存。在資本主義國家裏人民羣衆的貧困和失業，乃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統治的結果。只有社会主義才能保証最大限度地滿足社会全体成員不斷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因爲它消滅了人剝削人的現象、消滅了經濟危机和失業，爲生產力的蓬勃發展創造了條件。

在爲準備新的世界大战作思想上的辯護中，地理政治学——这個从德國法西斯分子和日本軍國主義者那裏剽竊來的虛僞的科学起着重大的作用。地理政治学把地理環境說成是社会生活的决定性的因素，替侵略和掠奪的战爭作辯護。地理政治学家們利用"生存空間"的神話，利用荒唐的讕言——說什麼大國似乎被賦予了有机体的一些特性，这個有机体按照生物学的規律必然要發展和擴大，所以就要侵佔外國領土——力圖在精神上解除人民的武裝，使他們迷失方向，散播帝國主義擴張不可避免的观念。美帝國主義者以保護"美國的切身利益範圍"爲藉口，在他國領土上建立軍事進攻基地，建築軍事根據地和飛机場，把自己的軍隊分佈在世界各個部分。

資產階級的战爭理論雖然名目繁多而且看起來似乎是形形色色的，但它所負的階級使命却只有一個，那就是要証明战爭是从遠古的時候起就有了的，就是要爲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掠奪

放了的中國潛伏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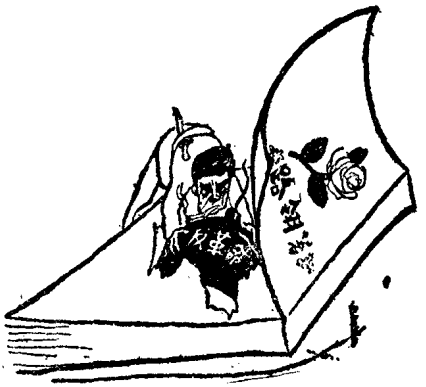
解放以後，胡風更加施展了他的兩面派手法：公開的是“不要去碰”，“可能的地方还要順着”党和人民；而暗中却更加緊地“磨我的劍，窺測方向”，“用孫行者鑽進肚皮去的战術”，來進行反革命活動。他一方面惡毒地污衊党的文藝方針、污衊党的負責同志、咒罵文藝界的党員作家和党外作家；另一方面唆使他的嘍囉打進党內，打進革命团体內建立据點、擴充“实力”、探听情况和盗窃党內文件。

如果以为胡風只想夺取文藝陣地，那就太天眞了。胡風分子嚴望結婚時，胡風宴請了京、津兩地的党羽。这个反革命头子在宴会上举杯高呼：“今天在这裏才是我們的‘解放區’。”这就充分暴露了胡風反革命集团的眞面目。

当党揭露了胡風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時，他就佈置退却，“裝死躺下”，但这下他沒有能“滑过去”。他是一个道道地地、徹头徹尾的反革命头子，怪不得，蔣賊中央宣傳部的机關報“香港時報”不惜發表連載半月的文章，介紹胡風思想及活動，一家蔣賊刊物以“胡風的讜論”为題歌頌胡風，並且“向胡風鼓掌表示欢迎”。胡風和蔣賊穿的是“連襠褲”，做的是“一鼻孔出气”的事，这就是胡風的原形。

路　翎

路翎原名徐嗣兴，長期追隨胡風，是胡風反動理論在創作上忠誠的实踐者。路翎的創作活動是最陰險惡毒的反革命活動。路翎表面上是寫小說、剧本的作家，实际上，却是毒害人民灵魂的劊子手。解放前和解放後，路翎把工人寫成是一些流氓、無賴、神精病患者，是極端自私自利互相勾心鬥角的集团。就这样來污衊工人，以達到他們反革命的目的。特别是解放以後，路翎作品的反革命性質發展得更为猖狂。在小說"朱桂花的故事"中，公開地誹謗工人階級。剧本"人民万歲"中当作工人階級典型人物來歌頌的兩个主人翁，一个是妓女，一个是流氓，以侮辱和攻擊工人階級。另外，他所謂描寫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小說"窪地上的'战役'"更直接向人民軍隊的革命紀律開了火。



綠原在給胡風的信中，曾称讚路翎說："他是懂得怎样鬥爭的。"的確，为了反党、反人民、反革命，路翎不僅会非常陰險地，在解放前後寫的小說和剧作中，污

鰻党、工人階級以及人民軍隊，並且也具备了一般反革命分子那种潛伏在各个革命工作崗位上，進行挑撥离間、造謠污鰻党和進行破坏活動等陰險伎倆。

解放初期，路翎打入南京文联，積極地進行反動宣傳。罵解放區作家是"土豆子"、"小耗子"，看到人家寫及時反映政治鬥爭的作品，就說："寫这類东西，賺點花生米吃吃还可以，但寫多了就無聊了。"

一九五〇年三月，路翎鑽到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後，兩年多時間，他利用了一切机会，处心積慮地污鰻領導，打擊進步同志，挑撥領導与羣众的關係，製造分裂。他公開罵領導是"不学無術的人"，罵一个交代了自己的歷史問題、靠近了党、表現得很積極的青年是"投机分子"，罵党团員："積極是表面的，是假的。实在的內心裏，都是污七八糟。"罵一个团支部書記是："表面上積極，但灵魂有陰暗的一面，有个人主义的东西在哭泣。"

路翎常常惡意地散佈这样一些别有用心的話：某人与某人都是党員，是一派；某人与某人是非党人士，又是一派。企圖把党和羣众分開。企圖打擊領導威信，造成領導之間的隔閡、糾紛。

一九五〇年，劇院裏同時排演兩个劇本，一个是老舍寫的"方珍珠"，一个是苏联的"保尔·柯察金"。路翎首先誹謗"方珍珠"，說它"坏極了"。接着，他又以"保尔·柯察金"的導演是党員，"方珍珠"的導演是非党人士來露骨地進行挑撥，这就不能不給人以錯誤的印象：似乎領導上不重視"方珍珠"，因而引起了排演"方珍珠"的導演、演員等对領導的不滿。而路翎却就如他寫信給胡風所說的那样"幸災樂禍地高兴"起來。

"三反"的時候，路翎突然地表現得積極起來了，参加討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論，又参加会議。为什麼他突然積極了呢？原來他和胡風分子謝韜在中國人民大学所採取的手段一样，陰謀打算藉“三反”的机会來攻擊領導。在一次会上，路翎說是“代表”他所在小組發言。但是，談的却是他个人的惡意地对領導的攻擊。其中說到，有一次領導上在上海工廠去体驗生活，却住在百老匯大樓，是“滑稽的官僚主义”。这完全是路翎的揑造。相反，那次路翎也去了，正是他不願下工廠，要住在百老匯大樓的。在“三反”期中，路翎暗中同胡風通信，彙報自己反革命活動的情况，請教对党和領導進攻的策略。

路翎还在剧院幹部中公開散佈一些汚衊工人的言論。这裏就不一一列举了。

一九五四年中國文联主席团開擴大会議時，路翎和胡風一唱一和，在会上大肆詆毀文藝界的領導，气焰十分囂張。可是不久，路翎却又在剧协召開的討論胡風問題的座談会上，作了假檢討，企圖再欺騙人。就在这个時候，路翎却和胡風在開祕密会議，討論和指揮他們反革命集团分子如何欺騙党，如何退守以待反攻。路翎还特地到中國青年藝術剧院，指使曾和他通同一气的某演員，代他指揮上海的一个胡風分子，要这个胡風分子作假檢討。

这就是路翎進行反革命活動的一个側面。这也就是胡風、綠原称讚路翎的“才華”和“懂得怎样鬥爭的”伎倆。

綠　原

在"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裏,"人民日報"編者按說:"胡風和胡風集团中的許多骨幹分子很早以來就是帝國主义和蔣介石國民党的忠实走狗,他們和帝國主义國民党特务机關有密切联系……"胡風反革命集团骨幹分子綠原,不僅与帝國主义國民党特务机關有密切联系,而且他本身就是一个殺人不眨眼的特务。

早在一九四〇年,綠原就幹过向中統特务机關告密進步学生的特务勾当,使得被告密的進步学生遭到了特务的逮捕和迫害。

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三日,綠原自重慶寫了一封密信給胡風,內称:"我已被調至中美合作所工作,地點在磁器口……这边美國人極多,生活或者有點改变。"

人所共知,"中美合作所"就是"中美特种技術合作所"的簡称。这是一个美帝國

主义和蔣介石國民党合办的陰森黑暗的特务机關，美國人在这裏为美國也为蔣介石匪帮訓練和派遣特务，並直接進行恐怖活動。它以殘酷拷打、屠殺共產党員和進步分子而著名。在國民党統治時期，多少革命志士和民主人士在这裏被祕密殺害，抗日勝利後震動全國的李公樸、聞一多被暗殺事件，就是这个"中美合作所"中的特务幹的勾当。人們听到"中美合作所"这个陰森地獄的名字，就要切齒痛恨，而这个綠原，在寫給胡風的密信中，却認为調進这个特务大本营的中美合作所，才"眞的開始做人了"。还說要在这裏"学習"一點"陰暗的聰明"，也就是学習对革命人民進行陰謀暗害活動的本領。这个兩手沾滿進步人民鮮血的劊子手，就这样爬進那个陰森森的魔窟，从事屠殺革命志士的勾当了。

一九四七年，綠原还在密信中，以对党、对人民解放軍的高度仇恨，咒罵中國共產党和人民革命的力量是"万惡的共匪"，可是，一九四八年初，他竟由另一胡風分子曾卓介紹，打入了党的地下組織，"深入到"我們的"肝臟裏面"來了。後來他突然潛逃了，到武漢解放時又突然回到了武漢，並与曾卓一起，自称是"共產党員"，接收"大剛報"。一九五〇年，这个反革命分子又施展他的兩面手法，"用最大的誠懇"向我們的党組織"寫过三次報告，一次比一詳尽而老实"，再度鑽進党內來了。他告訴胡風說："这个过程对於我們实在是一場鬥爭。"这句話完全暴露了这个劊子手鑽進党內來的眞面目。

綠原像胡風反革命集团其他人一样，是慣於使用兩面手法的：他在一首寫於一九五二年"七一"的詩裏口口声声"親爱的党"、"偉大的党"，而同年二月三日綠原給胡風的密信裏，却污衊廣大人民羣众拥護党为"敬神"，在另幾封信裏，又謾罵進步文藝工作者是"螳螂們"、向上爬的"蛆虫們"，罵我們整个革

命隊伍是"腐臭的魚",表現了他对党和革命人民刻骨的仇恨。

就是这个綠原,披上了一件"詩人"的外衣,被胡風捧为"中國最有才華的詩人",而且胡風反革命集团的骨幹分子曾卓有意給他吹嘘,說:"特别是綠原,他的詩过去在重慶時眞是紅得發紫。"那麼,这个过去"紅得發紫"的"詩人"寫了一些什麼样的詩呢?这裏只举兩个例子:一九四六年七月起,蔣介石賣國集团發動了对解放區的全面進攻,早在五月,綠原就为蔣匪軍寫出"鼓勵士气"的"前奏曲":"復仇的哲学"。在这首詩裏,他咒罵解放區的軍民为"兩隻脚的人獸",張牙舞爪地号召國民党匪軍向解放區"斷殺去"!要把解放區的軍民"追到遙远的冥王星"!一九四七年三月,正是蔣介石匪軍在八个月內損失了六十四个旅(師)後,綠原寫了"悲憤的人們",向慘敗的匪軍打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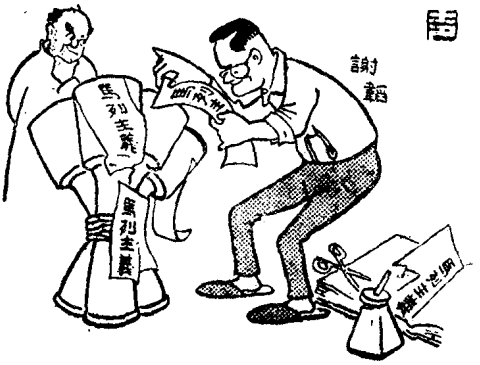
綠原是胡風的忠实走狗,舒蕪在發表"致路翎的公開信"後,曾寫信問綠原的意見。綠原在給舒蕪的回信中对胡風的反動"文藝理論"辯護得不够坚决。路翎看到了这封信,告訴胡風,胡風寫信嚴厲地責备綠原,並且要求他"即回信說得清楚一些"。綠原为了再度表明他一貫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决心,在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日給胡風寫了一封信,信中誠惶誠恐地說:"怪我無知,沒有經驗以及意志薄弱。""但看法和做法都幾乎坏事,也感到羞恥。"最後,他坚决向胡風表示:"請相信我的一點忠貞……。"人們可以看出,这条走狗是要死心塌地跟着它的主子去幹反革命勾当的。

謝　韜

謝韜是混進中國共產党內來的胡風反革命集团的骨幹分子。他窃取了中國人民大学馬克思列寧主义教研室副主任的職务，一貫处心積慮地、瘋狂地向党進攻，給革命事業造成了很大的損失。

远在解放以前，謝韜就同黑帮头子胡風勾搭上了。从中國人民大学馬克思列寧主义教研室成立的那一天起，謝韜就潛藏在那裏。五年以來，他披着馬克思列寧主义宣傳員的外衣，背着党進行了許多罪惡活動。

一九四九年，各地正在学習社会發展史的時候，艾思奇同志在"解放日報"發表批判非歷史观點的文章，謝韜却別具野心，化名投稿給"人民日報"，对艾思奇同志肆行攻擊，"人民日報"看穿了他的陰險面孔，拒絕刊登这篇稿件，他就污衊"人民日報"是"國民党作風"。



在"三反"运動中，他一方面与远在上

海的胡風保持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在中國人民大学節約委員会馬克思列寧主义教研室分会中大肆活動，猖狂地对領導進行惡毒的攻擊，揑造許多“莫須有”的罪名，擴大宣傳，企圖達到推翻領導、破坏“三反”运動、破坏党的威信的目的。

謝韜是胡風反革命集团的忠实台柱，也表現在他一貫反对中國共產党中央宣傳部的事实上。他对中國共產党中央宣傳部關於教学上的批判和意見，一概表示拒絕，並打着学術批判的幌子，在一九五四年下半年对中央宣傳部所拟的“联共(布)党史”九至十二章幹部学習提綱進行攻擊，企圖藉此激起教員們对中央宣傳部的不滿。

謝韜为了“联絡人”、“爭取人”，發展他們的反革命組織，煞費苦心地尋找和擴大陣地。他曾建議校長調他們在杭州的党羽方然來中國人民大学充任馬克思列寧主义研究班主任。为了發展“实力”，他始終設法拒絕校內給他的教学任务，而对校外的任务，則大肆包攬，以抓住任何可能進行活動的机会。

謝韜在教学中以非常隱蔽的方式散佈反動思想，歪曲馬克思列寧主义。他教条主义地進行講授。在談到我們國家時，經常强調它的“落後”，甚至胡扯到達尔文“物种原始”一書，說國民党翻譯了一半，而新中國却一點沒有翻譯，以此來說明我們比國民党还“落後”。他在教学中，除了标榜自己以外，更重要的是他把这一門科学講得毫無党性。一九五三年他講授“馬克思列寧主义基礎”課程時，曾心怀叵測地向学生大肆宣揚：理論教員要搞好教学，必須掌握原始資料，像希特勒的“我的奋鬥”，蔣介石的“中國之命运”一類的書，大家都应“找來看看。”顯然，謝韜是企圖在青年学生还沒有掌握批判能力之前，去接受反動思想的毒素，以扼殺青年一代的馬克思列寧主义的理論工作者，破坏馬克思列寧主义的宣傳事業。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